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丹] 安徒生 著 刘慧菊 译

Andersen's Fairy Tales 

安徒生童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丹] 安徒生 著 刘慧菊 译

Andersen's Fairy Tales 

安徒生童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徒生童话/(丹)安徒生(Andersen, H. C.)著;刘

慧菊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综合/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95-3

I. 安… II. ①安… ②刘… III. 童话—作品集—丹麦—
近代 IV. I534. 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974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安徒生童话

作 者 (丹)安徒生

译 者 刘慧菊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95-3/I·1967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幸福的家庭	1
跳蚤和教授	4
一个星期的每一天	7
守塔人奥列	9
金宝贝	14
姑妈	21
蓟的经历	26
贝特、比特和比尔	30
存钱猪	34
民歌鸟	36
织补针	39
谁最幸福	42
风车	45
好运气可能在一根签子上	48
彗星	50
汶岛和格棱岛	53
跛腿的孩子	55
跳高者	62
千真万确	64
老房子	66
新世纪的女神	73
老路灯	78
沼泽王的女儿	83
两个兄弟	112
蜗牛和玫瑰树	113
老约翰妮讲的故事	115

大海蟒	128
踩面包的姑娘	135
钟声	142
教堂古钟	146
顽皮的孩子	150
曾祖父	152
小小的绿东西	155
一家人都怎样说	157
阳光的故事	159
依卜和小克丽斯玎	162
教父的画册	171
演木偶戏的人	183
孩子话	187
恶毒的王子	189
安妮·莉斯贝	191
老墓碑	199
园丁和他的贵族主人	202
大门钥匙	208
小精灵和太太	217
邻居们	221
家养公鸡和风信公鸡	229
小枞树	232
看门人的儿子	239
雪人	253
墓里的孩子	257
皇帝的新装	261
卖火柴的小女孩	265
树精	267
丑小鸭	284
小妖精和小贩	292
她是个废物	295
癞蛤蟆	301
笔和墨水架	306
伯尔厄隆的主教和他的亲眷	309

幸福的家庭

这个国家里最大的绿叶子，毋庸置疑肯定是牛蒡的叶了。你拿一片围在你的肚子上，那它可以当作一条围裙用。假如你把它放到头顶上，那么在下雨的时候它就像一把伞，因为它特别宽大。牛蒡一向都不单独生长；不，每一棵牛蒡生长的地方，在它周围你肯定还能找到好几棵。这一点是它最可爱的地方，但这一点对蜗牛而言只不过是食料。在远古时候，大人物们把这些个头儿很大的白色蜗牛做成肉丁。由于他们在享用时觉得蜗牛的味道鲜美可口，就会夸赞道：“啊，味道太好了！”这些蜗牛都依靠牛蒡叶生活，所以人们才大量地种植牛蒡。

如今有一个古代的建筑，里边居住的人们已经不吃蜗牛了。因为这个原因蜗牛全都死掉了，但是牛蒡仍然轻松地活着。这种植物在小路上和花园里长得十分繁茂，人们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能阻止它们。这个地方几乎快成了一个郁郁葱葱的牛蒡森林。若非某些地方有几棵苹果树和梅子树，任何人都难以想到这里曾是一座花园。园子里到处都有牛蒡的存在，只有最后两个蜗牛遗老在它们当中生活。它们忘了自己的年龄到底有多大。但是它们记得清清楚楚：它们的家庭过去颇为庞大，并且全都属于一个从国外迁来的家族，整个森林的发展正是为了它们和它们的家族。它们一次都没有离开过家，但是却听说过这个世上还有个什么被称为建筑的东西，它们在那里边被烹炒调制，接着变为黑色，最后被装在一个银盘子中。但是结果怎样，它们一无所知；另外，它们也无法想像得出，烹炒调制完以后装在银盘子中，到底是种什么味道。那肯定很鲜美，相当体面！它们向小甲虫、癞蛤蟆和蚯蚓进行请教，然而什么都没有问出来，因为它们中间哪个都没有被烹炒调制过或者被装在银盘子里。那两只蜗牛遗老可以算作世上最有地位的人物了。它们心里很清楚森林的存在就是为了它们，建筑同样是为了让它们能够被烹炒调制和装在银盘子中而存在的。

它们的生活宁静而又快乐。因为自己没孩子，因此它们收养了一个很普通的小蜗牛。它们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来抚养。但是这个小家伙无论如何都长不大，因为它只不过是个极为普通的蜗牛罢了。不过这两只蜗牛遗老——特别是妈妈——觉得自己看得出它在长大。如果爸爸看不出的话，她就叫他摸一下小蜗牛的外壳。所以他就去摸一摸，结果发现妈妈讲的话很有道理。

有一天，下着瓢泼大雨。“快听牛蒡叶子上的响声，噗噗噗！咚咚咚！”蜗牛爸爸说。

“这正是我所讲的雨滴，”蜗牛妈妈说。“它顺着梗子流下来了！你可以看见，这里很快就会变得湿漉漉的！我非常高兴，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房屋，孩子们也有他自己的房屋。我们的优点比所有其它的生物都要多。人们一下子便能看出来，我们是这个世上最有地位的人！我们一出世便有房屋居住，并且这些牛蒡林都是因为我们而存在的——我倒很想弄清楚它到底有多大，在它的外面还有什么其它的东西！”

“它的外面任何其它的东西都没有！”蜗牛爸爸说。“这个世上不会再有什么地方的环境比我们这里还要好了。我什么其它的想法都没有。”

“是的，”蜗牛妈妈说，“我倒很想去建筑里被烹炒调制一下，然后装在银盘子中。我们的祖先们都是这样，你要知道，这是世上最伟大的贡献呢！”

“建筑或许早就塌了，”蜗牛爸爸说，“也许在它上边已经长成了一片牛蒡林，使得人们连走也走不出来。你别急——你总是那么急，就连那个小家伙都开始学你了。你瞧他这三天以来不是经常往梗子上爬吗？当我抬眼看看他时，我的头都晕了。”

“请你不管怎样都别骂他，”蜗牛妈妈说。“他这么做没有错。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我们这老两口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值得我们活下去了。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在哪里可以给他找一个太太呢？在离这牛蒡林很远的地方，也许有我们的族人居住着，你想过吗？”

“我相信那里住着一些黑蜗牛，”蜗牛爸爸说，“没有房屋的黑蜗牛！但是他们是——一群低贱的东西，并且还爱装腔作势。但是我们能托蚂蚁办一下这件事儿，他们总是不停地来回跑，看起来似乎很忙。他们肯定能给我们的小少爷找一位太太。”

“我知道一位最漂亮的姑娘!”蚂蚁说,“但是我担心她不愿意,因为她是一位王后!”

“其实这没关系,”两只老蜗牛不以为然地说。“她有房子么?”

“她有座宫殿!”蚂蚁说。“一座最漂亮的蚂蚁宫殿,里边有七百条走廊。”

“非常感谢!”蜗牛妈妈说:“我们的孩子们是决不会去钻蚂蚁窝的。如果你不能找到更好的姑娘的话,我们可以委托白蚊蚋来办理此事。他们不管天晴或者下雨都在外边飞。他们对于牛蒡林的里里外外,比所有的人都要清楚。”

“我们给他找到了一个妻子,”白蚊蚋说。“距离这里一百步远的地方,一个有房屋的小蜗牛独自一人在醋栗丛中居住。她非常孤独,已经到适婚的年龄了。她的居住之处距离这儿只有一百步远!”

“好的,叫她到这儿来找他吧,”两只老蜗牛说。“他拥有整个牛蒡林,而她只拥有一片小小的醋栗丛!”

然后,它们便去把那位蜗牛小姑娘请来了。她整整用了八天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不过这是非常珍贵的情感,因为这证明她是一位非常正派的姑娘。接着它们便结了婚。六只萤火虫聚在一块儿竭力发出光亮来为它们照明。除此之外,一切都十分的静谧,因为这两只老蜗牛不爱大吃大喝、大吵大闹。但是蜗牛妈妈发表了一番感人的演说。蜗牛爸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他极为感动。这样它们把整座牛蒡林作为遗产送给这两个年轻人;同时讲了一大堆它们经常讲的话,那就是——这儿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一个地方,假如它们想公正坦率地、为人和善地生活与繁殖下去,它们以及它们的后代以后就应当去那个公馆里,以便经过烹炒调制以后被装在银盘子里。当这些话说完以后,这两只老蜗牛就钻进它们的屋子里去,永远都不出来了。它们放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两只年轻的蜗牛如今占有了这整座牛蒡林,然后又生下很多孩子。但是它们从来都没被烹炒调制过,也没被装到银盘子里过。所以它们就有了这样一个结论,认为那个公馆早就倒塌了,整个人类都已不在人世了。任何人都没有对它们的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所以它们的观点肯定是对的。雨打在牛蒡叶上,为它们奏出咚咚咚的音乐来。太阳给它们发出光亮,给整座牛蒡林添加了很多亮丽的光彩。于是,它们生活得十分愉快——这整个家庭是幸福的,难以言喻的幸福!

跳蚤和教授

过去有一个喜欢冒险的气球驾驶员；他一点儿都不走运，他的轻气球在天上爆炸了，结果他掉到地上，成了肉酱。两分钟以前，他把自己的儿子用一个降落伞放到了地上，这个孩子确实够幸运的。他没受伤。他表现出非常大的本领，以后可以做一个出色的气球驾驶员，不过他没有气球，并且无法弄到一个。

他必须生活下去，所以他就想出了一套魔术：他能够让自已的肚皮说话——这被称作“腹语术”。他年龄不大，并且相当英俊。当他留着一把小胡子和穿着一套整洁的衣服时，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位伯爵的少爷。太太小姐们都觉得他很英俊。有一位年轻姑娘被他的相貌和法术迷到了这种地步，她甚至同他一起去外国和外国的城市里生活。他在那儿把自己称作教授——他不能有比教授还要低的头衔。

他惟一的愿望就是想得到一个轻气球，和他亲爱的太太一块儿飞到空中去。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仍然无法实现这个愿望。

“肯定会有办法的！”他说。

“我希望有，”她说。

“我们还年轻，并且我现在还是个教授呢。面包屑也算面包啊！”她忠诚地帮助他。她坐在门前，为他的表演卖票。这种工作在冬天确实是一种寒冷的玩意儿。她在一个节目里帮过他的忙。他把她放到一张桌子的抽屉里——一个很大的抽屉里。她从后边的一个抽屉爬到里面去，在前边的抽屉里人们是看不到她的。这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但是有一天晚上，当他把抽屉打开时，她却失踪了。她既没有在前边的一个抽屉里，也没有在后边的一个抽屉里。屋子里的各个角落都找不到她，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她有自己的一套法术。她再也没回来。她对自己的工作觉得烦透了。他也觉得烦透了，再也无心来笑或者说笑话，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人

来看了。收入变得少了，他身上的衣裳也变得破旧了。后来他只有一只大跳蚤——这是他由他太太那儿继承来的一笔遗产，因此他很爱它。他训练它，教给它魔术，教它举枪敬礼，放炮——只是一尊特别小的炮。

教授因跳蚤而觉得骄傲；它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它的确学到了很多東西，并且它的身体里有人的血统。它去过很多的大城市，看到过王子和公主，得到过他们的大加称赞。它的身影在报纸和招贴上都出现过。它知道自己是一个有名的角色，能够养活一位教授，不错，甚至能够养活整个家庭。

它非常骄傲，也非常有名，但是当它和这位教授在一块儿旅行时，在火车上经常坐第四等席位——这和头等相比，走的时候当然是一样快。他们之间有种默契：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分离，一辈子都不结婚；跳蚤想当一个单身汉，教授依旧是个鳏夫。这两件事儿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以后，”教授说，“就不适合再次到那里去发展！”他是一个会辨别人物性格的人，并且这也是种艺术。最后他把每一个国家都走遍了；除了野人国——所以他此刻就打算去野人国。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确实都把信仰基督教的人吃掉。教授知道这件事情，不过他并非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并且跳蚤也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就觉得他们可以去这个地方挣一笔钱。

他们乘坐汽船和帆船去。跳蚤把自己的每一个花样都表演出来了，因此他们在整个航行过程中没有掏一分钱就来到了野人国。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是一位很小的公主。她只有六岁，不过却统治着整个国家。这样的权力是她由父母的手里接过来的。因为她非常任性，不过格外漂亮和淘气。

跳蚤立即就举枪敬礼，放炮。跳蚤把她给吸引住了，她说，“除去它之外，我谁都不要！”她深深地爱上了跳蚤，并且她在没有爱它以前就已经开始疯狂了。

“愉快的、活泼的、伶俐的孩子！”她父亲说，“只希望我们能够先把它变成一个人！”

“老头子，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她说。身为一个小公主，这种话说得很粗鲁，尤其是对她的父亲，不过她已经疯了。她把跳蚤放到自己的小手里。

“如今你是一个人，和我一起来统治这个国家；但是你必须听我的话做事，不然我就会把你杀死，把你的教授给吃掉。”教授拥有一间相当大的住房。墙壁是

用甜甘蔗编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舔它，不过他并不爱吃甜食。他在一张吊床上睡觉。这倒有点儿像是躺在他始终都期望着的那个轻气球里边呢。这个轻气球常常缠绕在他的脑海里。

跳蚤和公主在一块儿，或者坐在她的小手里，或者坐在她软和的脖子上。她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来。教授需要用它绑住跳蚤的腿。这么一来，她就可以把它系到她的珊瑚耳坠子上。对公主而言，这是一段很愉快的时光。她思忖道，跳蚤肯定也是一样愉快吧。不过这位教授却很不安。他是一位旅行家，他愿意由这座城市旅行到那座城市去，喜欢在报纸上看见人们把他描写成一个怎样有耐心，怎样伶俐，怎样能把所有人类的行动教给一个跳蚤的人。他白天黑夜都在吊床上躺着打瞌睡，吃着丰富美味的饭食：新鲜鸟蛋、象眼睛、长颈鹿肉排，因为食人生番无法只靠吃人肉生活——人肉只是一种美味佳肴而已。

“孩子的肩肉，再加上最辣的酱油，” 母后说，“是吃起来最美味的东西。”

教授觉得有点儿厌烦。他想离开这个野人国，然而他必须带着跳蚤一起离开，因为跳蚤是他的一件珍奇的财宝和生命线。他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这并不容易。他集中所有的智慧来想主意，接着他说：

“有办法了！”

“公主的父王，请叫我做点儿事情吧！我想训练全国人民学习举枪敬礼。这在世上的某些大国里被称作文化。”

“你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学的呢？” 公主的父亲说。

“我最大的技术是放炮，” 教授说，“让整个地球都发生震动，让所有最好的鸟儿落下来的时候已经被烤得非常香了！这只需要轰的一声就行了！”

“把你的大炮取来吧！” 公主的父亲说。不过在这儿全国上下没有一尊大炮，只有跳蚤带来的那一尊，然而这尊炮未免过于小了。

“我来造一尊大炮吧！” 教授说，“你只需给我提供材料，我需要制作轻气球用的绸子、针和线，粗绳和细绳，还有气球所需的灵水——这可以让气球膨胀起来，变得非常轻，能够向上升。接着气球在大炮的腹中就会发出轰声。”

他所需要的东西都得到了。整个国家的人都前来看这尊大炮。这位教授在他没有把轻气球吹足气和预备上升以前，不招呼他们。跳蚤在公主的手上坐着，在一边观看。气球此刻已经装满气了。它膨胀起来了，无法控制；它是那样猛烈而

凶暴。

“我必须把它放到天上去，便于让它冷却一下，”教授说，同时自己坐进在它下面吊着的那个篮子里去。“但是我独自一人难以驾驭它。我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助手来帮助我。这里除去跳蚤以外，任何人都不能！”

“我不赞成！”公主说，不过她却把跳蚤交给了教授。它坐在教授的手里。

“请把绳子和线放掉吧！”他说。“此刻轻气球要上升了！”人们都以为他在说：“发炮！”气球升得越来越高，升到云层里去，离开了野人国。

那位小公主与她的父亲、母亲还有所有的人群都站在那儿等待。他们如今仍然在等待呢。假如你不信，你可以去野人国瞧瞧。那里所有的小孩子仍然在谈论着有关跳蚤和教授的事情。他们相信，等大炮冷却之后，这两个人就会回来。然而他们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他们现在和我们一起坐在家里。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坐在火车的头等席位上——不是四等席位。他们走运了，有个硕大的气球。任何人没有问他们是怎样和从哪儿弄到这个气球的。跳蚤和教授如今都是有身份的富人了。

一个星期的每一天

一星期里的所有日子都想停止工作，聚在一块儿痛痛快快地吃喝一顿。但是所有的日子都是忙忙碌碌的，一年从开始到结束抽不出一点儿空来。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一整天的闲空才成，不过只能每隔四年才会有一次：就是为了不混乱地计算年月而放在二月的那个闰日。

在闰日的这一天，他们要聚在一块儿痛痛快快地吃喝一顿。因为二月也是一个忏悔节的月份，因此他们也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个性，穿上参加狂欢节的礼服；快快乐乐地吃喝一顿，发表一些演讲。在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相互友爱的氛围中，说些令人高兴和不高兴的话。古代的战土们在吃饭时，经常把啃光了的骨头朝对

方的头上乱扔。但是一星期里的每一天只是说些双关语，讲些在忏悔节狂欢的时候以合乎节日的氛围为原则的幽默风趣话。

闰日终于到了，所以他们聚在了一块儿。

星期日是一个星期内的首领，他身上穿着丝绸大衣，虔诚的人也许猜想他穿着牧师的衣服要到教堂里去；不过世故的孩子却能够看出，他是穿着杜米诺的服装准备狂欢一阵儿的。他衣服扣眼上插着一朵闪闪发光的石竹花，是剧院的那盏上边写着“票已卖完，请诸位去寻找其它的消遣吧”的小红灯。

星期一是一个年轻俊美的小伙子，随后来到了。他与星期日有亲族关系。他对寻开心颇为喜欢，假如守卫队换了班，他就立即从作坊里跑出来。

“我必须到外面来听奥芬巴赫的音乐。它既不影响我的头脑，也不影响我的心灵，它只使我腿部的肌肉发痒。我只能跳舞，然后喝点儿，眼睛被打青了，第二天再开始工作。我是一个星期的开始！”

星期二就是巡警日，是象征力量的日子。

“不错，就是我！”星期二说道。“我开始工作，把麦库尔的翅膀粘在商人的靴子上；到工厂里去看一下轮子是不是都已经上好了油在转动，裁缝是不是都坐在案板旁边裁衣服，铺路工人是不是都在街上铺路。所有的人都应当各负其责，做自己的事情，我留意所有的人，因此我身穿警察制服，把自己称作巡警日。假如这个说法你不爱听，那就请你们说个更好听一点儿的吧！”

“所以我来了！”星期三说。“我位于一个星期的正中间。德国人把我称作周中先生。我在店铺内做店员，就像盛开在一星期里别的不平凡的日子中的一朵花；假如我们排队一起往前走，那么我前边有三天，后边有三天，他们好像我的仪仗队。我经常认为，我是一个星期当中最了不起的一天！”

星期四身穿铜匠衣服，带着榔头和铜壶，那是他的贵族身份的标志。

“我的地位最高！”他说道。“属于原始宗教，也非常神圣！在北方国家我的名字来源于托尔；在南方国家则来源于朱庇特。二位神人既会雷鸣，又会闪电。这些已经和这个家族无法分开了！”然后他就敲了一下自己的铜壶，以来显示出他高贵的出身。

星期五身穿年轻姑娘的服装，她把自己称作弗里亚，有的时候也称作维纳斯，这得看她所在的那个国家用的是什么语言。除此之外，她性情宁静温和，她自己

这么说。不过今天她却经常嬉笑，有点儿大胆。因为今天是闰日，闰日得给妇女很大的自由，因此她可以不遵守老规矩而向其他人求婚，而用不着等着其他人向她求婚。星期六穿着老女管家的服装，手中拿着扫帚和洗刷的用具来了。她最爱吃的一道菜是啤酒就面包。但是她要求别在今天这个欢快的日子里把这道菜放在桌子上让大家吃，她要独自享用，并且她也得到了它。

然后一星期的所有日子都坐了下来。

他们每一个的模样都不一样，可以在全家人玩达布罗游戏的时候用，你想叫他们变得多么滑稽可笑都行。我们只是把他们当作多了一天的二月的一个玩笑，把他们拉了出来。

守塔人奥列

“在这个世界上，事情或者上升，或者下降。不是下降，就是上升！我此刻不能进一步往上爬了。上升和下降，下降和上升都得成为守塔人，从一个高处来观察生活和所有的事情。”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那个老守塔人奥列发出的一番议论。他是一位爱谈天的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似乎是什么话都说，不过在他内心深处，却严肃地藏了很多东西。不错，他有很好的家庭出身，听说他还是一个枢密顾问官的少爷呢——他或许是的。他过去读过书，做过塾师的助理和牧师的副秘书；不过这又有什么用呢？他和牧师住在一块儿时，可以随意使用屋子中的每一件东西。他那个时候就如俗话所说的，是一个得意少年。他想用纯正的上好鞋油来擦靴子，不过牧师只允许他用一般的鞋油。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发生过争执。这个讲那个小气，那个说这个虚荣。微不足道的鞋油居然成了他们两个敌对的根源，所以他们就分开了。

不过他对牧师所要求的東西，同样也是对世界要求的：他要求纯正的上好鞋油，但他所获得的却是一般的油脂。于是，他就不得不离开每一个人而做一个隐

士了。但是在一个大城市里，惟一能够隐居而又不会没有饭吃的地方就是教堂塔楼。所以他就钻到里面去，在里面一边寂寞地散步，一边抽着烟斗。他一会儿向下看，一会儿往上瞧，不停地产生一些感想，说一套自己能看到和看不到事，还有在书中和在心里见到的事。我经常把一些好书拿给他看，可以从你朋友看的书看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他不喜爱英国那种写给保姆这种人看的小说，也不喜爱法国小说，因为这种东西是阴风和玫瑰花梗的混合物。他喜爱人物记载和有关大自然奇异景观的书。一年我起码要去拜访他一次——通常都是新年过后的几天内。他经常把他在这新旧年关交替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些感想这儿那儿地说一会儿。

我想把我两次拜访他的情况说一说，我尽量使用他的原话。

第一次拜访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我借给奥列的书，有一本是与圆石子有关的书。这本书引起他强烈的兴趣，他埋头苦读了一段时间。

“这些圆石子啊，它们都是古代的遗迹！”他说。“人们从它们一旁走过，可是一点儿都记不起它们！我在田野和海滩上经过的时候就是这样，它们在那里的数目很多。人们经过街上的圆石——这是远古时代最老的遗迹！我自己就干过这种事情。如今我对所有的圆石深深地表示敬意！我非常感谢你借给我的这本书！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赶走了我一些旧的习惯，它让我热切地盼着能够看到更多的这种书。“有关地球的传奇是最让人向往的一种传奇！非常不幸，我们看不到它的第一卷，因为它是使用一种我们不明白的语言写的。我们必须从每个地层上，从圆石子上，从地球每一个时期去了解它。只有到了第六卷时，具有生命的人——亚当先生和夏娃女士——才出现。对于很多读者而言，他们出现得确实太晚了，因为读者希望马上就看到有关他们的事情。但是对我而言，这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确实是一本传奇，一本十分有意思的传奇，我们大家都在这里边。我们东爬西挪，不过我依旧停在原地；而地球无时无刻不在转动，并没弄

翻大洋的水，泼在我们头上。我们脚下踩的地壳并没断裂，叫我们落入地心里去。这个故事不断进展，一口气发展了几百万年。“我非常感谢你这本有关圆石的书。它们太够朋友了！假如它们会说话，肯定能告诉你很多东西。假如一个人能够偶尔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那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身份高贵的人。想一下吧，我们这些人，就算拥有纯正的上好鞋油，也只是地球这座蚁山上的寿命极短的虫蚁，尽管我们也许是戴着勋章、拥有头衔的虫蚁！在这些有几百万寿命的老圆石跟前，人类是那么年轻。我在除夕看过一本书，看得都入迷了，甚至忘记了我往日在这天晚上所作的那种消遣——读那‘到牙买加去的疯狂旅行’！唉！你绝对不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巫婆骑在扫帚上旅行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那是在‘圣汉斯之夜’，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是卜洛克斯堡。不过我们也曾有过疯狂的旅行。这是此时此地的事：新年夜去牙买加的旅行。一切那些微不足道的男诗人、女诗人、拉琴的、写新闻的和艺术界的名流——也就是丝毫没有价值的一些人——在除夕夜乘风去牙买加旅行。他们全都骑在画笔或者羽毛笔上，因为钢笔没有驮他们的资格：他们太坚硬了。我已经提起过，我在每一个除夕夜都会看看他们。我能叫出他们很多人的名字来，但是和他们纠缠在一块儿根本就不值得，因为他们不想叫别人知道他们骑着羽毛笔飞向牙买加。“我有个侄女，她是个渔妇。她说她专对三个在社会上很有名气的报纸提供骂人的词。她甚至还以客人的身份亲自去过报馆。她是被人抬着去的，因为她既没有一支羽毛笔，也不会飞。这些都是她自己对我说的。她所说的也许有一半是瞎编的，不过这一半却已经足够了。“当她抵达那里以后，人们就开始唱歌。所有的客人都分别写下自己的歌，所有的客人都唱自己的歌，因为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歌是最好的。实际上它们都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曲调儿。然后走过来的就是一群组成小组的话匣子。此时种种不一样的钟声就轮换着响起来。接着过来一群很小的鼓手；他们只在家庭的小圈子中击鼓。另外有的人利用这个机会相互交朋友：这些人写文章全都是不留姓名的，也就是，他们用一般的油脂来代替纯正的上好鞋油。另外还有刽子手及他的小厮；这个小厮最诡计多端，不然任何人都不会留意到他的。那位老好人清道夫此时也来了；他弄翻了垃圾箱，口中还不停地说着：‘好，很好，太好了！’正当人们在狂欢时，那一大堆垃圾上突然冒出一根梗子；一棵树，一朵很大的花，一个庞大的菌子，一个完

整的屋顶——它是这些贵宾们的滑棒，它把他们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当中对这个世界所做的事全都挑出来。一种像礼花一样的火星由它上面射出来：这些全都是他们曾经发表过的、从其他人那儿抄袭来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它们如今都成了火花。“现在大家开始玩一种‘烧香’的游戏；一些年轻的诗人则开始玩‘焚心’的游戏。有的笑话大师说着一语双关的风趣话——这算作一种最小的游戏。他们的风趣话引起一片回响，似乎是空罐子在碰门、或者是门在碰被炭灰装得满满的罐子。‘这确实真是太有意思了！’我的侄女这样说。实际上她还讲了许多不怀好意的话，但是很有意思！不过我不愿意把那些话散布出来，因为一个人应当心地仁慈，不能总是挑别人的错。你可以想像，像我这样一个知道那里的快乐情形的人，当然喜欢在每一个新年夜里看一下这疯狂的一群飞过。如果有一年有些人没来，我肯定会找到替代他的新人物。但是今年我没去看那些客人。我从圆石上悄悄地滑走了，滑到几百万年前的时间里去。我看见这些石子在北国自由活动，它们在挪亚还没造出方舟以前，早已经在冰块上自由地漂流。我看见它们落入海底，接着又在沙洲上冒出来。沙洲浮现在水面上，说：‘这是瑟兰岛！’我看见它起初变成很多我不认得的鸟儿的住处，接着又变成一些野人酋长的宿地。这些野人我也不认得，后来他们用斧子刻了几个龙尼文的人名——这些已成为历史。不过我却和这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几乎是一个零。有三四颗漂亮的流星从天上落下来了。它们射出一道亮光，把我的思想引到另一条路线上去。你也许知道流星是种什么样的东西吧？某些有知识的人却不知道！我对它们有自己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人们对做过好事的人，经常在心里悄悄地说一些感激和祝福的话；这样的感激总是无声的，不过它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我觉得太阳光会把它吸收进去，接着把它悄无声息地射到那个做过好事的人身上。假如整个民族在时间的进程中表示出这样的感激，那么这样的感激就会成为一个花束，变成一颗流星落到这个好人的坟上。当我看见流星时，尤其是在新年的晚上，我觉得心情十分愉快，知道什么人会获得这个感激的花束。近来有一颗明星落到西南方去，作为对众人表示感激的一种迹象。它会落在什么人的身上呢？我觉得它肯定会落在佛罗伦斯堡湾的一个石崖上。丹麦的国旗就在这里，在施勒比格列尔、拉索还有他们的朋友们的坟上飘扬。还有一颗落在陆地上：落到‘苏洛’——它是落在荷尔堡坟上的一朵花，表示很多人在这一年对他的感激——感谢他所写的一些美好的剧本。